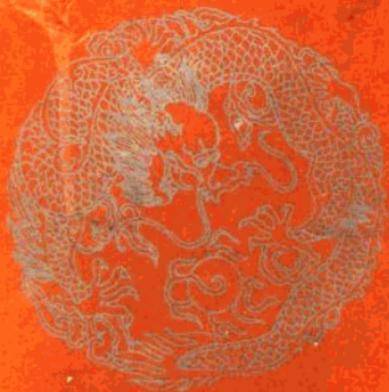


中国历朝开国演义丛书

秦朝开国演义

秦山·著



青
山
版
社

秦山 著

秦朝开国演义

正号:07

1247.4
652

中国历朝开国演义丛书

LT0000176072U



三秦出版社



中国历朝开国演义丛书

秦朝开国演义

秦 山 著

出版发行 三秦出版社
新华书店经销
社 址 西安市糖坊街俭家巷小区副3号楼
电 话 (029)7264325 7263801
邮政编码 710002
印 刷 西安青山彩印厂印刷
开 本 850×1168 1/32
印 张 12.875
字 数 299千字
版 次 1998年8月第1版
1998年8月第1次印刷
印 数 1-5000
标准书号 ISBN 7-80628-203-3/1·53
定 价 13.00元

出版前言

中华民族有着数千年的历史，历经十多个统一王朝。其间出现的英雄人物难以数计，而各王朝的开国帝王，则是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。这些开国帝王，生于乱世，明了天下大势，颇能识人，身边自然围绕着一群能谋善断的智星，敢作敢为的好汉，征南闯北，指东打西，开创了一朝天下。大凡各王朝开创时期，因经过战乱，君臣上下都较为清醒，政治比较清明，能够体恤民力，轻徭薄赋，休养生息。吏治比较严明，各级官吏尚能廉洁奉公。人民有了较宽松的生活环境，生产得以发展，社会稳定。因此，各开国帝王，历来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。为了用文学作品集中再现各王朝开国创业的过程，振兴中华民族的爱国精神，增强民族自豪感，我们组织了《中国历朝开国演义丛书》。

《中国历朝开国演义丛书》选取自秦朝以来的十个封建统一王朝，即秦、西汉、东汉、西晋、隋、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，分为十种，作两辑出版。第一辑五种选取古人作品，为《西汉开国演义》、《唐朝开国演义》、《宋朝开国演义》、《元朝开国演义》、《明朝开国演义》。这些作品，集中刻划了各开国帝王的英雄形象，描写了他们开国创业历史过程，富有浓厚的民间传奇色彩。但由于作者时代和立场的局限，书中也夹杂有君权神授等封建迷信的思想内容，希望广大读者阅读时注意分析批判。第二辑为《秦朝开国演义》、《东汉开国演义》、《西晋开国演义》、《隋朝开国演义》、《清朝开国演义》五种，因没有选到合适的版本，我们

组织作者撰写，力争文情并茂，能引人入胜。

出版这套丛书是我们开发历史题材的一种尝试，不
敬请读者指正。

目 录

- 回 王孙落魄离咸阳 (1)
巨贾得志入邯郸
- 回 舍重金明交公孙 (9)
图高位暗结异人
- 回 入秦川吕氏建功 (17)
谋帝嗣华阳受阻
- 回 刻玉符异人为嗣 (26)
赠美姬不韦施恩
- 回 坑赵卒异人险丧命 (35)
退秦兵苏代逞机心
- 回 武安君含冤死杜邮 (44)
吕不韦巧计归异人
- 回 吕氏相秦主朝政 (53)
潜龙在渊隐君心
- 回 因奇遇嫪毐乱秦宫 (62)
信谗言太后谋王权
- 回 论军事蒙骜献策 (70)
言九鼎姬烈惊心
- 回 忧性命张唐丧胆 (78)
显奇才甘罗成名

- 第十一回 惧强秦赵王献城池
除异己吕相动心机 (87)
- 第十二回 秦王降尊纳贤才
李斯效命辅英主 (96)
- 第十三回 太后泄愤失母仪
相国上殿显权威 (106)
- 第十四回 秦王借酒作狂态
李斯因机逞异心 (114)
- 第十五回 信流言成蜚存异志
谋除奸蒙骜显忠心 (122)
- 第十六回 假父命天马为统领
索封邑太后逼帝君 (130)
- 第十七回 论国贼宗室动亲情
言大业近侍感圣心 (139)
- 第十八回 暗遣幼弟伏隐患
巧逼重臣收王权 (148)
- 第十九回 聚暗室群贼图王位
游田园君臣忧民情 (156)
- 第二十回 谋兵权御弟显微意
惩乱贼侠女露芳踪 (162)
- 第二十一回 遇刺客圣驾受惊
救帝君侠女再现 (170)
- 第二十二回 耗心血甘罗染沉疴
动柔情盖青佑君王 (179)
- 第二十三回 桓天马斩情问剑
樊於期屠将兴兵 (187)
- 第二十四回 上金殿嫪毐欺少主
平乱党秦王调三军 (196)

- 第二十五回 樊於期兵败远遁 (204)
杨端和功成遭囚
- 第二十六回 见帝君颜洩揭奸情 (212)
平乱党秦王显天威
- 第二十七回 谋大位嫪毐遭车裂 (221)
护君王盖青逝香魂
- 第二十八回 失权柄吕氏罢相位 (229)
论功过郑国蒙圣恩
- 第二十九回 谏逐客李斯上书 (238)
言旧约姬丹受辱
- 第三十回 识君性尉繚仿先贤 (246)
论民心茅焦动天听
- 第三十一回 论刑律蒙毅抗主 (254)
图功名韩非使秦
- 第三十二回 受人欺名士自尽 (262)
遭天妒神童病终
- 第三十三回 赴国难李牧受命 (272)
失军机桓齮丧生
- 第三十四回 出函关秦王再兴兵 (281)
毁长城赵氏终灭国
- 第三十五回 入邯郸任情偿夙愿 (290)
回阙与伤怀祭旧交
- 第三十六回 燕丹纳贤谋秦王 (297)
田光舍命荐荆轲
- 第三十七回 为血仇将军舍性命 (306)
因恩遇壮士轻死生
- 第三十八回 藏利刃荆轲刺秦王 (313)
出奇兵王翦取燕京

- 第三十九回 借天助王赧灭魏 (324)
合圣心李信伐楚
- 第四十回 李信伐楚兵败城父 (332)
秦王请将驾临频阳
- 第四十一回 忌君意王翦求重赏 (340)
收将心秦王施隆恩
- 第四十二回 破寿春虎父擒楚王 (350)
取临淄狮儿收齐君
- 第四十三回 循故例王绾逆圣意 (358)
因时势李斯合君心
- 第四十四回 表功德始皇祭天地 (366)
忧民生扶苏谏君王
- 第四十五回 寻仙丹终只一场梦 (374)
建灵渠实乃万世功
- 第四十六回 论筑城始皇排众议 (381)
谈进谏李斯隐真心
- 第四十七回 言得失儒生招大难 (388)
止杀戮皇子遭远逐
- 第四十八回 至大限始皇登天界 (397)
逞机巧赵高立幼君

第一回 王孙落魄离咸阳 巨贾得志入邯郸

上古之时，帝位以禅让相传，人君自视为万民之仆，以一己利天下，居帝位者莫非贤且能者，是以天下无争。及大禹之子启创立夏朝以后，帝位以世袭相传，人君自视为万民之主，以天下利一己。此风一起，四方诸侯莫不思谋帝位。其后夏桀失德，商汤讨之；殷纣乱政，武王兴兵。此皆以有道伐无道，以仁德代暴戾，因而大旗指处，四海响应，日夕之间，天下易主。

周朝开国数百年，自平王东迁之后，王室衰落，诸侯为本国之利相互攻伐、征战不息。此时已没有有道与无道之别，只有强弱与利害之分。各诸侯虽皆有问鼎之意、席卷之心，奈何各国势力均衡，又无一国可得天下民心，是以周王室尚得保其名分，但乱纷纷战火一烧竟达 500 年。

至战国之时，经多年战争兼并，早先的众多诸侯国只剩韩、赵、魏、楚、燕、齐及秦（宋、卫、中山等国名虽存，实则早已沦为附庸）。七国中，秦本是西岐小邦，虽曾有秦穆公之霸，仍被关东各国视为夷狄。至孝公用商鞅变法，方国富民强，屡败楚、魏之师，举地千里。于是声威大振。六国惧秦东侵，合纵以抗之。及张仪入秦，拔三川，并巴蜀，收上郡，取汉中。散六国之合纵，使之西面事秦，秦帝业已成其半。

是时秦以范雎为相，以远交近攻之策蚕食诸侯。关东六雄中，燕、齐不与秦接界，秦乃与之结好。其余四周，韩、魏地小国弱；楚虽地广人多，奈何内政混乱，国力日衰；唯赵国在一干

名臣良将的支撑下，尚可勉强与强秦相抗。

本书便从赵国都城邯郸说起。

邯郸，北方重镇，自战国初期便成为北部地区政治、经济中心，无数儒士说客、游侠商贾会集于此。自秦赵渑池之会近20年来，秦一直没有对赵国进行过大规模的进攻。较长时间的和平使得邯郸更为繁荣。

市井繁荣自然百业俱兴，而赵国是有名的美女之国，来到邯郸的各等人士谁不想领略一下赵女的美艳与温柔？所以邯郸城的秦楼楚馆生意格外火爆。

这不，日头刚刚偏西，邯郸城最大的妓院倚红院的门口便停下了一驾大马车。

正在门口闲坐着的总管吴归见那马车装饰豪华，拉车的两匹马也极为神骏，心知来客不一般，连忙迎上前去。

车门开处，下来一人，衣着虽是华美，但却是短衣裙裳，腰系带钩，头戴扁帽。吴总管暗道：“我还以为是个老爷，却原来也只是个下人。他娘的，一个下人也如此排场，难道是平原君家的？”

心里想，吴总管可也没闲着，小跑上前扶着来人，笑道：“老爷，快请进！老爷有何吩咐，尽管对小的讲。”

来人点点头，抬头仔仔细细看看倚红院外观景致，轻声自语道：“也还罢了。”又对吴归说：“我今天来不是找乐子的，叫你们管事的出来，我有事和他商量。”

吴归笑道：“小的正是这院子里管事的，老爷有事，进去坐了再谈。”

来人又看吴归一眼，也笑道：“失礼了，你倒真是做此行业的好手。”言谈中和吴归入内，自有人奉上茶点。

来人略一沉吟，问道：“按一般价格计算，你这院子一天的

收入是多少？”

吴归见他问得奇怪，也不敢怠慢，想了一想，说：“每日里也总有 150 两银子的进账吧。”

来人轻轻点头自语：“也差不多吧。”随即从怀中掏出两锭金子置于桌上，说：“这二十两金子就算作是订金吧。从今日起，三天之内，你这院子我家老爷包下了。”

吴归见他给的钱绰绰有余，心中大喜，又自悔方才没有把价报得再高些，一边问道：“老爷若是要请客，可让院中伙计代为跑腿。”

来人摇头道：“我家老爷不请客，只是这三天内所有来人你们都不能收钱，就算都是我家老爷的客人吧。”

吴归做生意多年，碰上的事真不算少，可这么奇怪的事情他别说没见过，连听都没听说，脑子里还真糊涂着了。来人又说：“可有一件要紧处，凡来的人必须要是有钱有名之人。”

吴归笑道：“这个老爷放心，我们这地方，别说穷汉不敢来，就是一般的富户也是不敢来的。”

来人道：“这个我当然知道，只是事情传开去，自免不了有人来打个混，这……”话音未完，吴归又接口道：“这个也请放心，若连识人的眼力也没有，小的也不敢吃这碗饭了。凭他什么人，有钱无钱小的一眼就能看出来，若是穷汉，就算他借上一套金子打造的衣服穿上也逃不过我这双眼。”

来人笑道：“这就好。”一边起身欲出去。吴归跟上说：“本来呢，有钱赚小的就不该多问，可是你家老爷这做法未免太奇了，小的实在想不明白，还请……”

来人停住，说道：“实话跟你说吧，别说是你，就连我也一样不明白。”他一停，又说：“我家老爷有很多事我都不明白，可有一点，我家老爷到现在为止，做生意还没有亏过呢！”

吴归大是佩服，问道：“敢问你家老爷大号是？”

来人道：“我家老爷姓吕，别的你就不用知道了。”一边上了车，一边又说：“具体细微之事自会有人来看管，你可不要有什么别的打算。”

吴归陪笑道：“不敢！不敢！小的绝不会做自毁招牌的事。”看着马车远去，吴归呆了片刻，摇头道：“他娘的，真是‘怪事年年有，今年特别多’。这年头，啥事都有人做，敢情是钱多了烧得慌。”

事情是很怪，越是怪事自然就传得越快。只一天的功夫，常出入妓院的老客们便都知道倚红院被人包下以及免费待客的事，第二天便挤爆了门。吴归的眼力还真不差，一些借了身行头想乘机来过把瘾的穷家子弟全被拒之门外，能进大门的或是富翁阔少，或是官宦子弟，也不乏当地名士。第二天下来，整个邯郸城已将此事传得沸沸扬扬，人人都在猜想导演这样一出戏的是什么人，尤其是一帮富豪们更是沉不住气了，是什么人竟跑到自己鼻子下摆这种阔气？打的是什么主意呢？

第三日早晨，吴归方才打开大门，眼前的场景便吓了他一大跳：门前的大街上一溜停满了马车，这些车真叫是一辆比一辆豪华，一辆比一辆气派。而这些车上下来的还只是下人，他们是给主人抢占位子的。及他们报上主人名字时，吴归更是吃惊，竟全都是邯郸城中最为有名的大富户。吴归暗自奇道：“真是了不得，就是请客也不会来得如此齐全！”

这些人一拥进院子，院子顿时就挤得满满的，再能进来的人就有限了，外面便挤了大堆的人。

时过正午，正主儿陆续来了，一个个俱是高冠博带、雍容华贵，果然气度不凡。

这些老爷们一来，吴归可就忙开了，人人都说要见包下这院子的人，且大有将火气撒到他身上的意思，吴归如何担当得起？忙对院中的吕府家人说道：“看这情形，你家老爷不来见一下实

在不行了，惹恼了这些主儿，我这生意可就没法做了！”

一个吕府下人笑道：“那可是你的事，不过你也不必担心，我家老爷早已知道此事，说不定马上就到了。”

正说着，外面一连串的“借光”声中，又一辆大马车硬从车群、人群中挤到了倚红院门口。吕府下人道：“该是我家老爷来了。”

吴归急忙迎出门去，一见之下，不由甚是失望，吕家下人的排场他见过了，以吴归的想法，吕家老爷亲自来，该会坐四匹马拉的大车吧，至于豪华气派更不必说。却没想到来的竟是普通的两匹马拉的车，其装饰气派比先前来的一帮富户也差得多了。

等注意到马车旁的一个随从，吴归又收起了轻视之心，只见此人身高一丈有余，膀阔腰圆，浑似一尊黑铁塔，面上肌肉横生，根根须发如铁丝一般硬直，豹眼圆睁，威势逼人。

吴归正惊叹间，车中主人已下了车，是一三十出头的中年男子，他生得虽不如那随从威猛，却也甚是高壮，衣饰华贵而不显俗味，脸上带一分自如的笑容，然顾盼之间自有一种威势。

吴归识人无数，知来人不凡，躬身为礼问道：“难得吕老爷大驾光临，快请进！”

来人道：“不敢，想必阁下是吴大总管了。”吴归连声道“不敢！不敢！”，一边迎着来人人内。

此人人内，吕府下人迎上为礼道：“老爷！”而早已恭候多时的邯郸城的豪富们更早已围了过来，个个虎视眈眈。

不等众富户开口，来人已团团施了一礼，朗声道：“各位在此可还适意？在下吕不韦得见各位，甚感荣幸！”

“吕不韦”，众人轰传着这个名字。乱纷纷中一人高声道：“可是从阳翟而来的么？”

吕不韦道：“正是，原来阁下还知道吕某的贱名。”

又一富豪道：“知道便又如何，你在阳翟爱怎么我等管不着，但你却跑到邯郸来如此招摇，未免太过份了吧？”众人随声附和，院外众人也随声鼓噪，一时人情汹汹。

吕不韦陪笑道：“我也知道如此做法确实对各位有不敬之处，只不过我自有道理，请各位听我细细道来。”

乱纷纷之中，其随从大喝一声：“休得吵闹，听我家主人说话。”声音如洪钟一般，众人俱是一震，顿时静了下来。

吕不韦斥道：“休要对贵客无礼！”又向众人说道：“各位大名远场，我早有所闻，此次从阳翟来邯郸，实是有些买卖上的事想跟各位商谈。只是我自觉身份低微，恐各位不肯相见，不得已便使了这么个方法，实不敢有意得罪。”言毕，又团团向众人施了一礼。

邯郸众富豪神色间怒气大减，吕不韦接着说：“何况我只是小地方的一个普通商人，论财势自然远不能和各位相比。”言谈中，他一指门外车马，笑道：“像我这套车马，在阳翟也算少有了，谁知一入邯郸，实在是显得太寒酸了，正和我这个人一样。”

众富豪听他如此说，又看看吕不韦的车马衣饰，心中顿时顺畅，他们今日来本就是争一口气罢了，此时气一出，反倒觉吕不韦此人有趣，一人笑道：“既如此倒罢了，只当你和大伙儿开了个玩笑。”

吕不韦道：“正是！多谢各位大量！”又一人道：“既是买卖上的事，若是两方有利，一切都好商量。”

吕不韦连声道“好”，说：“生意上的事，我等不妨日后再谈，今天权当我做个东，大伙儿尽情乐上一天。”一边吩咐吴归在楼上安置精美酒席，自与邯郸众富豪饮酒作乐。凭着自己的口才和心机，很快地，吕不韦就和众富豪熟得像老朋友一般

了。

正饮酒间，临街而坐的吕不韦忽然站起身问道：“各位可有人识得他是谁？”

此时外面围观众人早已散去，街上已显冷清，正有一匹瘦马拉一驾敞篷小车经过，车中坐一青年男子。众人看了，其中一人道：“他么？便是秦国派来的人质，好像是秦国太子的儿子，叫什么异人。”

吕不韦暗道：“原来是秦国王孙，果然不是凡俗之人！”原来吕不韦方才无意间看见异人，见他神色间满是落魄之色，可掩盖不住自然的高贵神态，忍不住问其来历。听说竟是秦王孙，又问道：“那也是大有身份的人了，为何车马如此破旧？”

一富豪道：“你有所不知，他虽是秦太子的儿子，可并不得太子欢心，他生母又早亡，所以秦国无人记得他；秦国整日想的就是攻打我赵国，大王自然也不会礼待于他了。唉！可怜一个王孙落到如此地步！”

众人听了，仍各自饮酒，都对此毫不在意，唯有吕不韦一人愣愣的，想着异人那落魄潦倒的神色，头脑中闪着“秦国”“王孙”“太子”等字样，似乎天际云端中正有着某种机会在向他招手，可一时又理不出头绪。

座中一人见他神色，问道：“吕公，是不是有什么事，还是方才多饮了几杯？”

吕不韦猛然站起，以手抚额，道：“对了，正是如此！”随即意识到自己的失态，对众人歉意地一笑道：“各位，对不住了，我忽然想起家中还有一件急事要办。”

众人道：“既是家中有事，饮上三杯酒便准你离席。”

吕不韦道：“应该，应该。”连饮三杯酒，说声“恕罪”，便急急下楼登车而去。

楼上众人道：“这个吕不韦行事真是古怪，去得这么急，难

道果真是家中有事？”另一人道：“我料定是有旁的事，只是不与
我等相干，又何必管他呢？”